

武夷九曲志 二

武夷九曲志九卷

浙江錢塘王復禮艸堂編輯

江南嘉定陸廷燦扶照叅訂

九曲

靈峯又名白雲巖溪北三教峯右巍然雲際懸梯登絕頂

〔詩〕宋朱熹弄舟綠碧澗樓集靈峯阿夏木紛已成流
泉注驚波雲闕啟蒼茫高城鬱嵯峨脊言羽衣子俛
仰日婆娑不學飛仙術繫繫丘塚多

〔路徑〕自溪濱一徑深入經丘公巖踰小嶺逶迤而上

至峯腰有石峽疊石爲磴約百級有石門進此左折
達白雲菴

齊雲峯溪南高挿霄漢靜夜時常見天燈

〔詩〕元鄭德普零句石潤黏蒼蘚澗高流白雲國朝程
澗溪源探盡見平川禾黍油油萬頃田到此莫嫌山
漸少齊雲峯勢欲摩天

寒巖又名丘公巖又名丘公洞溪北靈峯之麓相傳有
丘公者得道于此巖壁斜覆如屋中有泉一泓不竭

〔詩〕明謝上箴寒巖奇絕處仙觀綠陰遮突兀元雲表
踟躕曲水西冥濛飛瀑瀉淒切亂猿啼暫憇宮樹

無勞白玉梯

〔隱元巖〕溪北石鱗窟之巖也

〔幃巖〕溪南八曲廩石之左橫亘數百尋四周陡壁狀如雲幃頂平曠無林木土人藝茶其上俗呼幃頂茶

〔路徑〕一從霞斐洲右循山峽踰小嶺登其頂一從更衣臺後亦可至

〔仙巖〕溪南幃巖左

〔路徑〕一由霞斐洲右踰小嶺陟本巖一由更衣臺後踰小嶺循雲巖左越仙巖之背至碧雲菴其徑絕險一由平林渡頭踰山坳循晚對峯亦至

雲巖溪南仙巖左其東北距四曲李仙巖不遠

詩明王應槐山如屏水如玉石洞嶽嶽倚溪曲雲來
通青霄雲去見巖麓萬里天風吹不斷白衣蒼狗空
中還高人何事抱雲眠爲刷雲根結茅屋

路徑自更衣臺後南行約三里可達其頂

石鱗窟溪北繞靈峯左壁小徑入泝小澗三里許地甚
幽僻

毛竹洞溪北靈峯右巖壑幽邃毛竹茂密宋羽士王通
及知微子皆居此

詩宋李綱洞生毛竹綠猗猗枝幹扶疎滿洞垂傳是

羣仙遊息地，蔽藏不許外人知。
游九言毛竹連雲路，
欲迷洞門深鎖。落花遲會，
孫幾度春風老。未了仙人一局棋。

白雲洞溪北靈峯白雲菴後內藏小艇及蛻骨

詩國朝潘錦尋山不覺遠，興至轉蕭森。
奇石媚幽賞，白雲生道心。
天清松子落，日久翠微深。
明發收餘眺，還聞鐘磬音。
李紹驥石洞藏茅屋，誰人此煉丹。
成仙去不返，惟有白雲還。

雲巖洞溪南雲巖有石室可容百人

香石溪北靈峯之下

揆人石溪北毛竹洞外行者側身而過石或搖動若揆人然

〔詩〕宋劉子寰〔零句〕今人自取捷徑行却嗔山石能揆人

飛來石溪南仙巖之半石極高峭

道院洲溪北九曲盡處昔有和陽道院因名

霞斐洲又名霞洲俗名蝦尾洲溪南仙巖之前泊于溪畔煙屏水碓曲屋小橋村居數家殊有逸致

〔路徑〕自藍巖石門出經蜈蚣鈴至此不遠

雲關溪北靈峯之腰有石峽疊石爲磴約百級有石門

名雲關

後溪溪北自棠嶺桃源洞一帶來凡七八里遠紫芝鼓子諸峯之背出白雲巖右匯于九曲

江墩溪溪南霞斐洲左自梨源左渠排屯諸村流二十餘里經橋下入九曲度橋而西則星村也

淺灘溪南幃巖相近

星渚渡又名星村渡在後溪山中往來必由此渡

儒林祠溪北九曲盡處元崇安詹總管天麟建與清江杜隱士本讀書其中今廢

萬卷書樓溪南平川元詹總管天麟建今廢

〔辨〕山志皆以爲詹景仁乃其字也茲據家譜改正

聘君宅在平川元杜隱士本建內有思學齋諸景今皆廢

〔詩〕元〔薩都刺〕夜宿武夷山乃識清碧叟清談道人同
險語山鬼走出門視河漢危梯掛星斗白露溥芙蓉
清寒夜深久○我識杜清碧深居武夷山采藥紫芝
嶺行歌白雲間天根深可躡月窟高可攀天子召不
起道人閒往還〔傳〕若金〔武夷山中〕春浩浩疾風滿地
翻瑤草雲來九曲川欲平雨發千峯樹如掃谷口車
輪不能辨水邊茅屋終相保可憐鄉相多黑頭空谷

斯人著書老范曄徵君家住武夷山白鶴元猿夜扣
關船泛清冷凡九曲屋分丹碧只三間世人往往知
名姓仙子時時定品班孔壁秦灰天未喪幾多魚豕
待重刪明藍智濟時共惜臥龍才三詔頻煩顧草萊
宅近青山惟廢址書藏壞壁有殘灰當年奏稿何人
見落日寒鴉共客來世事推移遺老遠松風澗水有
餘哀傳汝舟不見平川杜伯原社烟村靄自朝昏藏
書小閣猶相望避世微言竟莫存拂意冠裳委草莽
怡情山水付兒孫清江碧嶂高風在夜雨寒燈獨掩
門羽士江一源幽探遠弔杜徵君衰草淒涼怨夕曛

謾憶儒林開館閣空留清碧刻詩文巖花半落名難
辨野蔓斜侵路莫分獨對蒼山搖落處蕭蕭千樹鎖
寒雲

懷友軒在聘君宅今廢

〔記〕元杜本予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夷最勝而最遠
嘗按圖指畫擊几爲節咏九曲棹歌想昔人之餘韻
謂不得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木
公薦在京師獲託姓名于四方之士于時張君伯起
以童子科校書秘省景仁詹君亦辟掾三公府暇輒
相從以問學切磋爲事景仁乃世家武夷嘗極道其

溪山高深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焉
而先世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爲賓友之具以
徜徉乎其間得無有意于斯乎余聞識之延祐間景
仁出貳浙東憲幕伯起亦佐郡三山予以微言忤執
事之臣書不報而去乃能挾册山中償夙所願者蓋
二君之力也雖欲結茅溪濱而山石犖确自非仙人
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而至
星村則開廓平衍有詹氏之故居然與市井相淆綜
又泝流而爲建峯皆良田水竹有類嵩邛鄜穀之間
稍憇息南湖之履堂始遇一儒者與叙語欣然若故

人周行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
曲至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
礴其西南諸峯峻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爲雲巖雲氣
起伏其下鄉人于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時一登望
間江之左右浙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靄皆隱約
于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其下巖巒林壑澗谷洲渚
泉池潭洞層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觀者焉予顧
而樂之景仁遂贖其榛莽之區剗雜而藝植之擬卜
居而未暇乃卽其東偏先構堂室携妻與子讀書其
中而予之寓舍又得蒔地而蒔之植兩楹爲軒戶牖

簡朴藏修遊息在焉然每一俯仰之際輒思平生所
與交者皆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文章之雄雅
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操之堅峻或信
義之昭白或談論之流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
慎重或神情之間曠乃皆在于神京大府江湖之外
不得相覲以成其志寧不有所思耶尚幸舊有藏書
朝夕搜玩蓋六經載聖人之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
開極以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孝義貞節之士
酷虐貪穢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
制度律曆名數龜筮醫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錄仙佛

變化之事附以崖鏤野刻塔寺宮廟燹鼎柱石井臼
墟墓詭異之辭悉次于是庶開卷而有得亦可謂益
者之友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迹疎然神會于文
字之間猶能友于千古況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
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其出處存歿雖異然予之
所慕者不在于斯也

思學齋在聘君宅今廢

〔記〕元虞集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于京師也見其博
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
也凡天文地理律曆名數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

世外之士至于因人情時物之變以議論政治之術
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于上未命而大
臣者卒事報聞伯原漠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
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意
于簡冊之遺未幾去隱于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父
力資之乃得肆志于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
庚申予居愛在臨川伯原使人來告曰我著書究皇
極經世之旨予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
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于吳中將溯浙
踰嶠一就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

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伯原高邁絕俗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甚予何足以言之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者固不能言也他日見伯原授說而執筆焉猶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諸伯原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非他學也心學而已然其要也不出于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至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耳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